

发掘文明的碎片 考古历史的印记

这是二十世纪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作为此次发掘的队长与研究者，真实记录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发掘

23枚印章、丝缕玉衣和200余件冠绝一世的玉器……拂开南越国神秘面纱

西汉南越国

寻踪

麦英豪 玉文建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亲历考古

王季文 著

越国

亲历考古

寻踪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汉南越国寻踪/麦英豪 王文建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7

(亲历考古丛书)

ISBN 978-7-5339-3214-5

I. ①西… II. ①麦… III. ①南越(古族名)—汉墓—考古发现—通俗读物 IV. ①K878.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0569号

责任编辑 俞玲芝

装帧设计 水墨

西汉南越国寻踪

麦英豪 王文建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om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1.75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9-3214-5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南越王陵何处寻

岭南王国 / 2

神秘的王陵 / 5

寻寻觅觅三十年 / 8

象岗下的发现 / 11

神秘的石构玄宫

前朝后寝的严整布局 / 16

前室的宦者与车马 / 24

东耳室的宴乐珍藏 / 25

西耳室的御库之藏 / 28

主棺室的墓主灵寝 / 31

东侧室四夫人 / 36

西侧室众仆役 / 37

后藏室御厨珍馐 / 38

古印传奇

二十三枚印玺不寻常 / 42

三枚金印有文章 / 43

玉印中的玄妙 / 50

妻妾难辨右夫人 / 51

汉玉大观

礼玉和“玉殓葬” / 56

奇怪的玉衣 / 61
精美绝伦的玉佩饰 / 66
世上难寻的器用玉 / 78

满目奇珍

丝织物与印花工具 / 92
家具与服饰 / 95
海外遗珍 / 118

岭南文明

铜铁之器 / 124
农业与渔业 / 129
南越之陶 / 132
饮食文化 / 137
楚舞越声 / 145

南越国寻踪

御苑露真容 / 154
长乐宫与华音宫 / 161
岭南第一筒 / 167
南越两座新殿堂 / 171

结 语

主要参考文献



南越王陵 何处寻

岭南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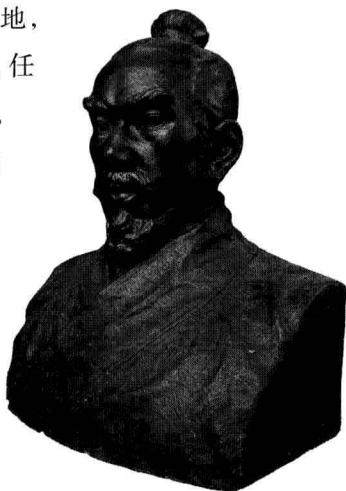
广州，古称番禺，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海港商贸城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有18个在岭北的中原大地，只有1个在岭南，那即是番禺。书中如此写道：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自秦统一岭南之后，番禺才进入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在其后的两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她成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现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朝，自称始皇帝。当时，帝国的北面受到匈奴的侵扰，秦始皇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却匈奴，修筑长城；同时，五岭以南至南中国海以北，同样遭到百越族的威胁。而岭南的越人支族众多，其中以骆越、西瓯越和南越三大支族为最强。于是在始皇帝二十八年，“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淮南子》）当五军中的南野与余干（在江西境）二军准备进入粤东之时，“处番禺之都”的秦军很快就占领了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南越地。而镡城与九疑的二军从湖南、广西间的湘桂走廊进入西瓯地区，长驱直入，斩杀了西瓯首领译吁宋，迫使西瓯君的部下与民众逃入深山丛林，与秦军展开持久战，秦军不得不“三年不解甲弛弩”。时间一久，秦军非常劳倦，而西瓯的越人则利用有利地形夜间偷袭秦军，杀死秦军主帅屠睢，大破秦军，导致南下的西线秦军因主帅屠睢的盲目冒进而告失败。于是，秦始皇调整战略，修凿灵渠，以解决运粮问题；同时增派援兵，以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两帅直“处番禺

之都”，并在番禺（今广州市老城区中山四路）修建起大型的造船基地，赶造船舰，以供运兵粮的急需。任嚣、赵佗两人吸取屠睢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进逼的战术，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地，并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岭南大地正式归入秦帝国的版图。



赵佗像

秦在岭南设置郡县后，任命任嚣为南海郡尉。南海郡下

设番禺、博罗、龙川、揭阳四县，任嚣坐镇郡治番禺，而郡东北的龙川县因扼控赣（江西）、闽（福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遂任命赵佗为南海郡的龙川县令。

秦末，任嚣病危，嘱托赵佗“闻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故召公告之”。随即发文书由赵佗接任南海尉。

秦朝国祚很短，只有15年。始皇帝嬴政死后，陈胜、吴广起义，其后汇集为刘邦、项羽两支农民起义的大军逐鹿中原。继任南海尉的赵佗秉承任嚣的嘱托，乘中原战乱之机，发兵并击桂林郡和象郡，在刘邦建立大汉王朝的前一年（公元前203年）据有岭南地，以番禺（今广州）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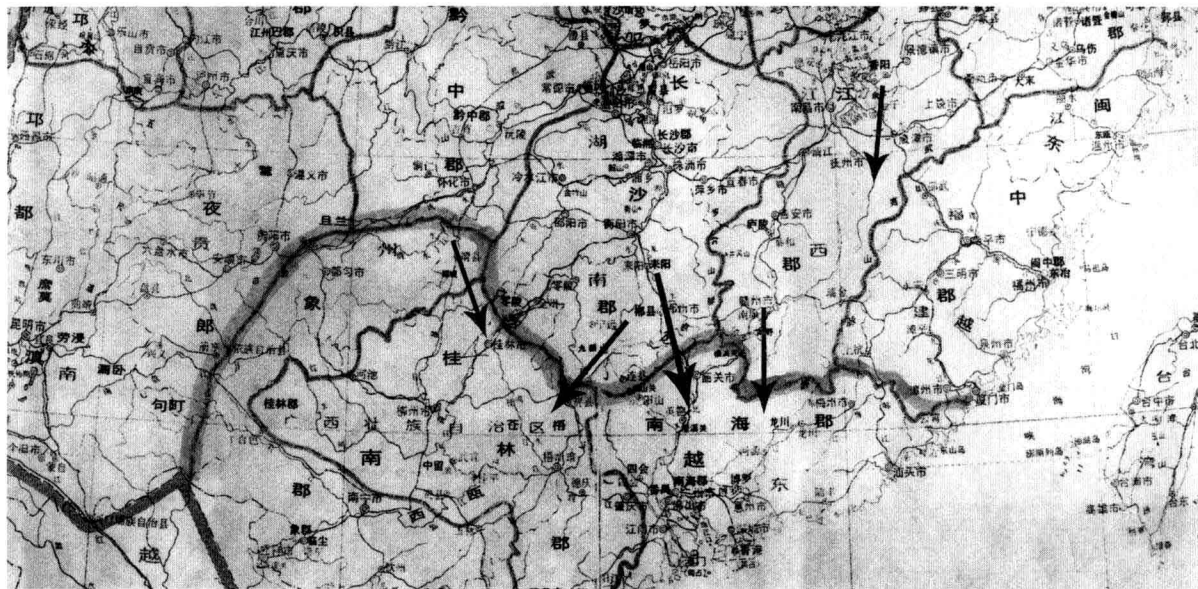
当时，汉高祖刘邦虽然打败项羽登基为帝，但由于连年战乱，民生凋敝。出于与民休养、稳定政权的需要，汉高祖对南越国采取了怀柔政策。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出使南越，诏封赵佗为南越王。其时，南越立国亦仅有12年，国力单

薄，岭南、岭北的人民都盼望休养生息。赵佗从大局出发，接受汉廷的册封，成为大汉王朝的一个藩属国，与北邻的长沙国同为异姓王。虽然从高祖五年（刘邦登基）到十一年只有短短的7年，但岭北、岭南的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所以“赵佗归汉”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但好景不长，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去世，吕后掌权。她一反汉高祖对南越的怀柔政策，实行民族歧视：禁止与南越通关市，拘押赵佗使者，捣毁赵佗父母墓冢，还株连其兄弟宗族；赵佗三次派出使臣到汉廷谢罪，请求解禁，皆遭到吕后的拒绝，吕后甚至把使臣扣押起来，导致汉越交恶。公元前183年，赵佗索性自称“南越武帝”，与吕后分庭抗礼。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恢复刘邦与南越修好的政策，首先派人修治好被吕后破坏的赵佗先人墓，给他的亲戚以官禄，又罢免吕后时派驻长沙国准备进攻南越国的将军，同时给赵佗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恢复旧好。赵佗被汉文帝的真诚态度感动了，于是下令“去帝制、黄屋、左纁（ào）”，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汉越关系重新和好。

秦五军进兵岭南与汉初南越国辖境



赵佗治国“甚有文理”，政治制度仿效秦汉，同时推行尊重当地越人的风俗习惯，倡导汉人与越人通婚，以及任用越人的首领为南越王国的高官等一系列“和集百越”的民族和睦政策，促进了南下汉人与当地越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赵佗在位长达67年，占南越立国93年历史的大半，为岭南早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史记·南越传》载，南越立国93年，传五主：一主赵佗，为开国之君，于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卒，寿过百岁。二主赵胡，是赵佗的嫡孙，在位前后约16年。三主赵婴齐，在位前后约10年。南越国后期，宫廷内乱，越人丞相吕嘉反对归附汉朝，发动叛乱，四主赵兴被杀；而四主赵兴与五主赵建德合起来执政只有3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廷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兵分五路合击南越，破番禺城，吕嘉及南越五主赵建德被捕杀，南越国亡。汉把岭南地划分为九郡，番禺仍为南海郡治。

神秘的王陵

南越国从开国之君赵佗至五主赵建德，虽皆卒于南越，然而在《史记》、《汉书》中对南越所作的记载皆着重在政治及汉、越关系的史事，对五主身后的丧葬事全无涉及。南越国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政权，立国长达近百年，赵佗可谓开发岭南的第一人。千百年来有关南越诸王陵备受人们关注，成为人们寻找的对象。目前所见地方史志中，以公元3世纪晋人王范《交广春秋》（已佚）所载为最早，称：

越王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秘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陇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佗虽奢僭，慎终其身，乃令后人不知其处。

晋顾微《广州记》载：

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犬岗，谓之马鞍岗。

5世纪南朝宋沈怀远的《南越志》中有两则记载，一说：

佗墓自鸡笼岗以北至此山，连岗属岭，吴黄武五年使交趾治中从事吕瑜，访凿佗墓，自天井岗至此山。功费弥多，卒不可得。

另一说：

孙权时闻佗墓多以异宝为殉，乃发卒数千人，寻掘其冢，竟不可得。次掘婴齐墓，得玉玺、金印、铜剑之属，而佗墓卒无所知者。且佗死于武帝之初，至孙权时方三百载有奇，已寻掘不可得，至今千余载，益不可考。

到了北宋，郑熊在《番禺杂志》中说得更为诡秘：

赵佗疑冢在县东北二百步，相传佗死营墓数处，及葬，丧车从四门出，故不知墓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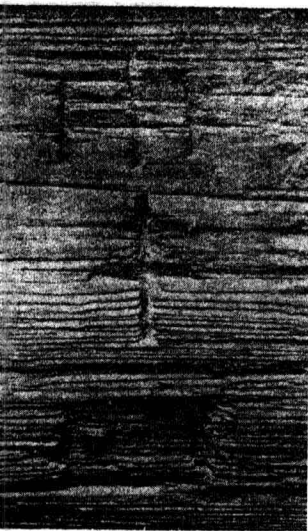
以上几种说法，都是说南越王赵佗的陵墓隐藏得非常神秘，而且赵佗故布疑阵，在生前修造了许多墓，死后出葬时，丧车从城的四门出，让人分不清真假，到三国孙吴时已不知道赵佗的墓到底在哪里了。

直到1916年，广州首次发现南越国时期的木椁墓。据《广东文物》卷十《西汉黄肠木刻考》一文所载：

民国五年丙辰五月十一日，台山黄葵石于广州东郊三里许东山庙前，购得官产之龟岗一地，建筑楼房，掘地丈余，发现南越古冢。事隔四个月后，有广州文庙的奉祀官谭镞向省长朱庆兰报告了发现经过。谓古冢用坚厚香楠密布，木外护以木炭，上盖的木多朽坏，无棺，尚有头骨、手足骨数节。冢中有

周秦西汉古物甚多，除黄葵石收回48件外，工人分占散沽，已无可追诘。冢堂的各地铺木端（一头）有隶书刻字，其可辨者计有：甫五、甫六、甫七、甫八、甫九、甫十、甫十一、甫十二、甫十三、甫十四、甫十五、甫十六、甫十七、甫十八、甫廿共15件，此种有文字之木均为铺地木条，乃知甫为铺的省文（按，甫字均省去右上末笔的一点）。又称：冢中古物陶器最多，其盘、鼎、尊、罍亦皆周器。还有玉璧二件，铜半两钱二千余，五铢钱仅数枚。冢有五铢，必与（赵）佗无关。（三主）婴齐冢经与孙吴黄武五年发掘，此冢当为南越（二主）文王胡者。

梁启超得知东山龟岗的南越冢发现木刻文字后，给当时的省长朱庆兰写信：“事关保存古代文字，希赐留意。”著名学者王国维也为之写了跋语，亦认为其是南越文王胡冢的黄肠题凑的刻字。这是20世纪初广州出土历史文物的一件大事，轰动一时。这15件有刻字椁木，当年分由七处收藏，时至今日，仅得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各入藏其一二。



广州东山龟岗南越冢出土的椁板文字拓本

寻寻觅觅三十年

广州的现代田野考古工作起步较早。1931年，黄花考古学院在镇海楼广州市立博物院成立，随即开展现代田野考古发掘工作。1931年至1932年间，先后在东郊、西郊和北郊的多处地点发掘汉、晋、南朝古墓及清初尚可喜的王府遗址，可惜难以为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3年初至今，由于配合当地的各项基本建设施工而展开考古调查发掘，延续至今60余年（仅“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几年中断）。这一阶段的前30年（1953—1982）主要在近郊发掘，有自秦至明的各朝代古墓葬发掘。后阶段从1983年开始，由于广州自秦、南越国以来两千多年的老城区中心无变，城区地下埋有各朝代的遗址、遗物，其文化层相互叠压达4—6米，随着城区各项经济建设的加快，城市地下文物保护成为后阶段的重要任务。

1953年1月，考古人员在西郊一处俗称石头岗的工地清理一座秦代木椁墓，出土有陶、铜、漆、木、玉等器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盖面有“番禺”两字烙印的漆器，这是广州古地名见诸出土文物的最早实例。可惜发现时木椁被破坏，出土器物亦全被取出。考古人员由此联想到南越的王陵问题：假如赵佗的墓有朝一日在某工地发现，难保不受破坏、扰乱，其损失是难以评估的。怎么办？除了加强对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外，积极开展田野调查工作也很重要。鉴于秦始皇陵在骊山下，远离都城咸阳，而西汉的十一座帝陵都分布在渭河两岸，距长安城也不算近，估计南越的赵佗墓也会在当时番禺都城的远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中，考古人员几乎走遍了广州市的近郊和远郊，至1960年共发掘了秦至明代各时期的古墓700余座，其中两汉（包括西汉初的南越国时期）墓共182座，分布于市郊29个地点，其中以在东郊华侨新村的玉子岗等地点分布较为密集。如1955年在华侨新村发掘的一批南越墓，绝大部分是木椁墓，少数为土坑墓。这些墓葬，既



“赵安”玛瑙印



“李嘉”玉印



“梁奋”铜印



“臣奋”铜印



“得之”铜印



“臣之”铜印



“臣偃”玉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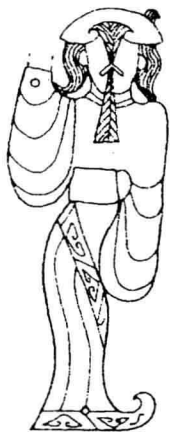
“辛偃”玉印

华侨新村南越墓群出土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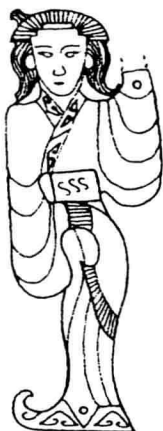
有平民的，又有中小官吏的，还有王国高级官吏的。比如第15号墓出土一枚“赵安”玛瑙印；第49号墓是一座分室的木椁墓，有“李嘉”玉印；还有两墓出土有铜穿带两面印，一为“梁奋”、“臣奋”，另一为“得之”、“臣之”；另外墓中还出土有“臣偃”玉印和“辛偃”玉印。从出土随葬器物中的印章及陶器、漆器上的铭文来看，都未发现与《史记》、《汉书》记载的南越国人物的名字对得上号。而“得之”、“臣之”的铜印尤为特别，因为在汉文化的文献史籍中，未见有以“得”为姓氏的，这墓的主人可能是越人。到了80年代初期，已发现的南越时期的墓有200余座，但仍未发现南越王陵的踪迹。

1983年5月，在广州的西村凤凰岗发现一座大型的木椁墓，该墓坑口长13.8米，宽5.7米，斜坡墓道宽3.2米。木椁仅存底板和两侧的3块壁板，底板24根，全是宽厚均为0.44米的大木，这是广州发现南越国时期木椁墓中特大型的墓例，墓坑内全部填沙。因墓早已被盗，在一个盗扰坑中发现玉器22件，位置凌乱，有璧、璜、环、蝉（死者的口含）、舞人、组玉佩饰和剑饰等。其中一件玉舞人，形态端庄，额前华发高耸，两鬓垂肩，脑后垂小辫，着弓鞋，罗裙曳地，腰束丝带，左手上举作扬袖姿势，右手下垂，正在翩翩起舞。经过与据传为二战前出土于洛阳金村战国墓、现

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的双女玉舞人相比较，得知这件出土的残件其左边的玉人已缺失。这座大墓发现的陶器和玉器都属于南越国时期，而且有剑格、剑珌的玉剑饰发现，墓主当为男性。这墓的主人有可能就是三国时被孙权派遣的吕瑜所掘的南越三主赵婴齐之墓。当然，这是欠缺实证的。因为玺、印等最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证大概早已落在三国吴主孙权的手中，未有流传下来，这墓的主人是谁已成历史之谜。



凤凰岗大墓
玉舞人背面



凤凰岗大墓
玉舞人正面



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双女玉舞人

象岗下的发现

象岗位于风景秀丽的越秀山西边，在明清广州城的西北角，海拔只有49.71米，与海拔70米的越秀山主峰越井岗原有一段山梁相连，因其形似大象而取名象岗。

明初，因兴建广州城的北门，于是开凿象岗，山梁被削平了，成为广州北城门的出入大道。从此，象岗与越秀山断开，成了一座孤立的小岗。清代顺治年间，在象岗顶构筑拱卫城北的炮台——巩极炮台，此后这里一直被划为军事禁区。20世纪70年代解禁后，沿岗脚下陆续建起了公寓楼和大酒店。



80年代初，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在此兴建公寓，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将岗顶削低17米，推出了一块约5000平方米的地盘准备用来建公寓楼房。就在开挖墙基时，工人们发现了排列整齐的大石板，从石缝中窥视，下面是空的，像一座地下石室。

这一发现的时间是1983年6月9日的上午。紧急电话打到广州市文管会，两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迅速赶到工地，看到施工现场已开挖了两纵一横的三条深0.9米的楼房基坑，坑底露出大石块，在横基坑的南边，还挖穿了一个洞，用手电筒伸入洞口往下探照，只见到洞口紧挨着一堵红砂岩的石墙，还隐约看到石壁上有墨绘的云纹图画。随后赶来探查的麦英豪见到这般情景，联想起1964年在广州的东山曾经发掘过一座明代的太监墓，墓壁也是用红砂岩砌筑，规模宏大，与此类似，还以为今天又碰上一座大型明墓了。

入夜，当围观的群众离开后，几位考古人员再次来到了工地，他们移开为保护洞口而临时覆盖的木板和泥土，用手电筒再次伸入洞中观察。这次比白天看得更清楚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侧卧的大铜鼎，旁边还有几件陶器。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擦擦双眼，认真细看，真是既惊又喜。原来这些都是南越国时期的陶器，其中还有典型的印纹陶罐。看来，上午被墓壁的红砂岩石墙“误导”了。

经过三天的地面勘察，最后选定身材高瘦的年轻考古队员黄森章从穿洞口下去“冒险”探查。经探查后确知，正面有一道石门已被泥土填满，东西两侧有两个耳室，堆满了随葬器物，黑洞洞的，连手电筒的照射也显得暗淡无光。三天前在墓室上面从挖开的洞口往下看到的铜鼎和几件陶器，原来是从西耳室滚出来的。从陶器判定，此墓属南越国时期已是确凿无疑了，而且该墓没有被盗过。

从地面勘察得知，墓坑呈“土”字形，南北长10.85米，东西最宽处为12.5米，建筑面积只有100平方米左右。论面积虽不算大，但比之30年来在广州发掘的南越墓群中的大型木椁墓，却要